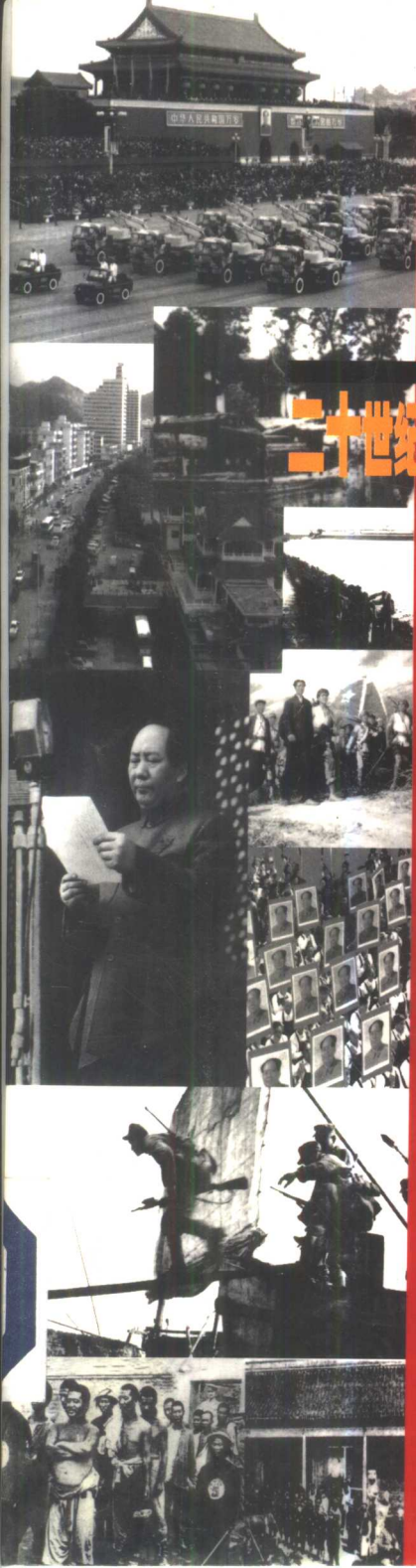




百年名人自述 二十世纪中国风云实录

VIOLENT CHINESE HISTORY
OF 20TH CENTURY

In Celebrities' Account

主编 方建文 张 鸣

线 装 书 局

百年名人自述

——20 世纪中国风云实录

(第五册)

主 编 方建文 张 鸣

线装书局

目 录

第十编 “七·七”抗 战

打响抗战第一枪的人们之忆

- 我军抗敌经过 宋哲元 (3)
- “七·七”事变纪实 何基沣等 (5)
- “七·七”事变前夕的“新鸿门宴” 董升堂 (31)

淞沪会战之忆

- “七·七”事变与上海、南京保卫战 李宗仁 (34)
- 白崇禧谈淞沪会战 程思远 (46)
- 再度抗日——“八·一三”淞沪之役 张治中 (51)

- 蕴藻浜之战····· 陶峙岳 (80)
- 我所参加的淞沪之战····· 孙立人 (84)
- 抗战的头两年····· 王云五 (92)

南京大屠杀

- 《沦陷区惨状记》节录····· 孙良工 (96)

摘下红五星的回忆

- 红军改编为八路军····· 彭德怀 (119)
- 东征抗战····· 杨成武 (128)
- 开赴抗日前线····· 陈再道 (147)

文化人回想录

- 国防参议会····· 梁漱溟 (159)
- 难以忘却的创痛····· 徐铸成 (168)
- 回忆“七·七”····· 冰 心 (171)
- 一幅小画····· 华君武 (175)
- 卢沟桥战地采访····· 陆 诒 (177)
- 从东京归来····· 刘尊棋 (182)
- 在卢沟桥上····· 于 伶 (188)
- 来自生活的一点启示····· 凤 子 (193)

我有笔如刀	唐 弢 (199)
两次炮声	黎 澍 (204)
两次逃难	廖沫沙 (207)

“七·七”杂 忆

“七·七”前后我在南洋的活动	陈嘉庚 (212)
抗战前后我的几点回忆	龙 云 (215)
“八·一三”杂忆	徐铸成 (224)
“七·七”事变发生的时候	溥 杰 (232)
抗日战争爆发	王安娜 (235)
卢沟桥事件爆发时的感想	冈村宁次 (242)

第十一编 抗 战 胜 利

遥遥的欢呼之声

喜闻胜利	黄炎培 (247)
反攻进行曲	杨成武 (248)
日本投降	白崇禧 (255)
南侨回忆录战后补辑	陈嘉庚 (259)
民国三十四年	王云五 (271)

历史定格在密苏里巡洋舰

- 日本投降之经过 麦克阿瑟 (273)
- 日本投降仪式纪要 白修德 (298)
- 审判日本甲级战犯纪实 杨寿林 (308)
- 日本投降目击记 邹若军 (324)
- 停战前后 冈村宁次 (331)
- 我的退位 溥 仪 (368)
- 伪满的结束 溥 杰 (374)

第十二编 重 庆 谈 判

山 城 曙 色

- 关于重庆谈判 毛泽东 (383)
- 阳光普照雾山城——忆毛主席在重庆 王炳南 (391)
- 毛泽东在重庆 张治中 (400)
- 重庆谈判期间的《中央日报》 王抡樵 (408)
- 民盟与重庆谈判 史 良 (419)
- 重庆谈判的一件琐事 黄炎培 (424)
- 我所知道的重庆谈判 白修德 (426)

心上挂着美国	杰拉尔德·坦纳鲍姆 (428)
--------------	-----------------

谈判的回响与震颤

重庆谈判	胡乔木 (432)
我对重庆谈判的一点看法	蔡廷锴 (470)
马歇尔在中国的使命	杜鲁门 (473)

第十三编 (上) 大 决 战

胜利者的回忆

对二野历史的回忆	邓小平 (483)
济南战役	粟 裕 (488)
第三野战军在渡江战役中	粟 裕 (507)
在东北战场, 进军东北	黄克诚 (537)
黑山阻击战	梁兴初 (564)
新保安之战	杨得志 (573)
坚守塔山前沿阵地的日日夜夜	焦玉山 (579)
红旗插上南京城	宋献璋 (589)

识时务者的选择

从猖狂进攻到放下武器	郑洞国 (597)
------------------	-----------

长春起义纪事	曾泽生 (632)
平津战役	郭汝瑰 (652)
附：傅作义将军通电	傅作义 (658)

“七·七”抗战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畔响起中国人民抗击侵略的枪声。狂妄的日本，自明治维新以来飞速脱亚入欧的日本，不断被其侵略的周边国家的鲜血滋补的日本，终于觉得自己已经长大到足以一口吞掉身边的巨人——中国，于是，它张开了鳄鱼之口。

面对日寇遮天蔽日的飞机，喷吐毒液的坦克大炮，中国人所有的，大多为简陋的轻火器甚至大刀长矛。然而，此时中国人的抗战，已不再是一个古老民族生存的挣扎，新生的曙光已经普照于中华大地。

打响抗战第一枪的 人们之忆

二十九军的将士，一生有过很多的战绩。但是，对他们每个人来说，最值得自豪的事情，莫过 1937 年夏天的那场鏖战。

□ 宋哲元*

我军抗敌经过

(1937年8月3日)

哲元受命主持冀察军政以来，自知责任重大，日夜兢兢，原期为华北巩固主权，为中央掩护建设，是以口平津两地之保持，曾不稍遗余力，乃不幸我军事准备未完，兵力集结未毕，而日人已先发制我，自7月7日卢沟桥事变发生，我三十七师自卢沟桥以迄八宝山一带，与日抗战二十余日，我团长吉星文受伤不退，我兵伤亡在千名以上，至26日廊坊事变复起，我三十八师刘振山旅驻防该地，与敌抗战，屡战屡退者数次，官兵伤亡约五百余名，同日敌复向我广安门袭击，经我守兵击退，至27日我通州及团河驻军，均受敌压迫，伤亡亦甚众，至28日敌以大量飞机战车，及各种机械化部队，分向我南苑

* 宋哲元（1885—1940）山东乐陵人。冯玉祥部下，中原大战失败后，任二十九军军长。“九·一八”事变后，主要负责华北地区军政要务，“七·七事变”发生时，他率部抵抗。1938年因病辞职，1940年病故于绵阳。

北苑黄寺及沙河等处进犯，南苑为我军部与其各部队及三十八师三团，由副军长佟麟阁，师长赵登禹，并力指挥，与敌激战终日，是役我官兵伤亡在两千名以上，副军长佟麟阁，师长赵登禹同以身殉国，北苑黄寺一带驻军，为我石友三阮玄武两部，伤亡亦在千名以上，至 29 日敌犯我天津，我三十八师驻津部队与敌抗战两日，伤亡亦千余名，综计各战役我官兵伤亡约五千余名，其余军需品损失无算，以上为本军此次作战之概要情形，固为敌人之蓄久计划，亦为哲元之处置失当，实应受国家严重处分，刻下廿九军军事已委冯师长治安代理，并已蒙中央批准，哲元近日以来精神不振，拟稍事休养，再图报国，诚恐国人不明真相，特此掇成报告，伏希亮察。

（原载《卢沟桥》第 45—46 页，1937 年 9 月出版，桂林前导书局发行）

——摘自《中国现代史资料选辑》第五册

□何基沣 邓哲熙 戈定远 王式九

吴锡祺*

“七·七”事变纪实

一

日本帝国主义者自从 1931 年以武力侵占我东北三省，又在 1933 年以武力侵占我热河省以后，暂时改变了对我国的侵略方式。它一方面利用国民党反动政府的屈辱外交，先后签订

* 何基沣、邓哲熙、戈定远、王式九、吴锡祺：均为原二十九军将领。曾参与卢沟桥抗战。其中何是抵抗的直接指挥者，后在淮海战役中起义。

了《塘沽协定》^①和《何梅协定》^②，以攫得我国政治、军事和经济等各方面的主权；另一方面，积极扶植汉奸亲日派进行拼凑伪组织活动，于1935年11月唆使汉奸殷汝耕成立了所谓“冀东防共自治政府”，以便把这一地区完全地、直接地控制在它的掌握之内。

在《塘沽协定》和《何梅协定》签订之后，特别是冀东伪组织出现以后，河北省和北平、天津两市，已经一步步地走向所谓“特殊化”。但是，日本帝国主义者并不以此为满足，它还要进一步使“特殊化”的范围不断扩大，“特殊化”的程度不断加深。正在这个时候，萧振瀛经二十九军军长宋哲元的同意，进行了倒黄（黄郛）拥宋的活动。

宋哲元在任察哈尔省主席期间，由于日寇的挑衅行为，在

① 1933年2月底日寇侵占热河后，又大举进攻长城各口，我国驻长城沿线各部队曾进行抵抗。但由于蒋介石忙于进行“剿共”内战，不派主力部队北上援助，不久，日寇经滦东等地进逼平津。何应钦与北平政务整理委员长黄郛遵照蒋介石指示，派熊斌于5月31日和日方代表冈村宁次签订《停战协定》五款于塘沽，史称《塘沽协定》。根据这一协定，国民党政府实际上承认了日本占有东三省及热河省，划绥东、察北、冀东为日军自由出入的地区，并且把整个华北都置于日军监视之下，为日本进一步控制华北、策动华北“特殊化”准备条件。

② 1935年5月29日，日本天津驻屯军参谋长酒井及日本大使馆武官高桥，以中国当局援助东北义勇军孙永勤侵入非武装区域、破坏《塘沽协定》为借口，向国民党政府要求华北的统治权，并由东北调遣大军入关，威胁平津。6月9日，日本华北驻屯军司令官梅津美治郎正式向北平军分会代理委员长何应钦提出强硬《觉书》。何应钦根据国民党中央电令，于7月6日复函梅津，全部承认日本要求。这个协定规定取消河北省和平津两市的国民党党部，撤退驻河北省的中央宪兵、中央军和东北军，撤换河北省主席和平津两市市长，撤消北平军分会政训处，取消河北省的反日活动。这个协定为后来的“华北五省自治运动”、成立“冀东防共自治政府”等一系列的丧权辱国事件扫清了道路。

1935年1月间发生了察东事件，同年6月间又发生了张北事件。在亲日派何应钦之流看来，宋哲元如果继续主持察政，对于贯彻他们的屈辱外交政策是极为不利的。当时何应钦是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代理委员长，在张北事件发生后，日寇有意将问题扩大，何为谋解决这一问题，曾赴南京商讨对策，并向国民党政府行政院院长汪精卫建议，以宋在察省不断与日人发生摩擦，迟早终须易人，与其待日人提出而被动地撤换，不如由我主动撤换为宜。汪接受了这个建议，于6月19日下令免去宋哲元察哈尔省主席职务，所遗察省主席一职，由察省民政厅厅长秦德纯暂行代理，同时，并准备将二十九军调离华北，以免与日寇发生冲突。宋事前对此毫无所闻，以事出意料，得悉之后，颇为愕然，当立即于20日离张家口返回天津寓所。宋到津后不数日，蒋介石电召宋去重庆（蒋这时在四川视察），宋因免职事对南京颇怀怨望，故称病不往。

萧振瀛是一个颇有野心的政客，由于他对二十九军的建立和发展曾经出过力，故深得宋哲元的信任。这时，他正营谋在华北取得一个市长的位置（他的目的是北平市或天津市），宋既被免去察省主席职务，而二十九军又将撤离华北，这就直接影响了他的活动。他希望二十九军留在华北不动，但又不能违抗南京的命令。适于此时在6月28日，北平城突然遭到汉奸白坚武便衣队的袭击，引起了北平当局的惊慌失措。萧振瀛乃立即抓住这个时机，利用他的北平军分会委员的身分，以北平兵力单薄、防务空虚为词，向军分会建议将二十九军之一部移

驻北平，以巩固城防。经军分会负责人鲍文樾同意后^①，萧即以电话通知了张家口二十九军军部。二十九军三十七师得到开拔命令后，立即以紧急行军的动作，在数小时内就由察省开驻北平四郊，控制了北平市。萧振瀛造成了这一既成事实之后，就为他的进一步展开在华北的活动准备了有利的条件。但是，他又意识到，由《何梅协定》造成的华北驻军的限制，如果不与日本方面妥协，二十九军在华北仍然是站不住脚的。于是他就采取了假借日寇驻华北军人的声势向国民党政府施加压力的手法，借以为宋哲元要求更高的名义，为二十九军索取更大的地盘。他一方面致电蒋介石，申说日寇内侵，因见二十九军拚命抵抗，有所顾忌，才肯停战，如将军队撤走，华北岂不断送；并说黄郛甘心卖国，绝不容许，要保华北，必去黄郛。另一方面，他又由汉奸陈觉生的介绍，在天津与日本天津驻屯军参谋长酒井隆及日本关东军特务机关长土肥原贤二取得联系，说明前此相见以兵，彼此均系执行国家任务，现既签约言和，便当蠲弃前嫌，化敌为友；并说，黄郛不过是一个空头政客，遭到军人反对，他亦不能解决问题。日方亦知拉一黄郛，于事无济，不如利用宋、萧作为其统治华北的工具，遂同意支持萧的主张。

^① 这时何应钦已与日寇签订了《何梅协定》，逃回了南京，蒋介石赖以在华北维持其血腥的法西斯反动统治的工具——中央军黄杰部第二师、关麟征部第二十五师已撤离了北平；曾扩情主持的北平军分会政训处、蒋孝先部宪兵第三团和河北省及平津两市的国民党省市党部等，也都随之撤出了华北；河北省主席及平津两市市长均被撤职；东北军于学忠部五十一军也被迫撤离平津；北平军分会由办公厅主任鲍文樾代行。

蒋介石闻宋、萧有联日活动，即派亲日分子张群以“局部妥协，不如全面妥协”为词，游说日本驻华大使有吉，要求日方压迫宋、萧接受撤军的命令。萧得此消息后，立即找酒井、土肥原要他们警告有吉拒绝张群。有吉接到警告后，即不再与张群见面。蒋见计不获售，及又派何应钦带同熊式辉、陈仪分途北上。何、熊先到北平，陈取道天津，向日驻屯军联系，仍企图实现张群的计划，又遭日军拒绝，不得已始由熊式辉、陈仪同往会晤宋、萧。萧对熊、陈表示：“黄郛不去，一切都谈不到”，并说：“中央如能相信我们，我们就可支撑这个危局，决心死守华北，一切听命中央。”

同时，萧并建议改组行政院驻平政务整理委员会，以宋哲元代替黄郛为委员长，并按照该会原来建制，辖华北五省三市。熊等看到势已至此，别无解决途径，乃携萧方案向何复命，经何请示蒋介石后，缩小范围，只辖河北、察哈尔两省和北平、天津两市，并更名为冀察政务委员会，任命宋哲元为委员长。同时并任命宋哲元兼河北省主席，张自忠为察哈尔省主席，秦德纯为北平市市长，萧振瀛为天津市市长（后萧被宋免职，天津市长由张自忠接替，刘汝明接替察省主席；以后宋又让出河北省主席，由冯治安接）。

冀察政委会虽然在名义上仍然隶属于南京国民党政府，但是，用人行政的权利完全掌握在宋的手里，在财政方面，关税、盐税、统税和铁路等收入，也完全由冀察政委会截留支配，并且用这些收入来扩充军队，购买军械，实质上已经成了变相的自治。事后曾有人问萧：“华北情况复杂而危险，决非长治久安之局，你们造成这个局面的目的究竟何在？”萧答：